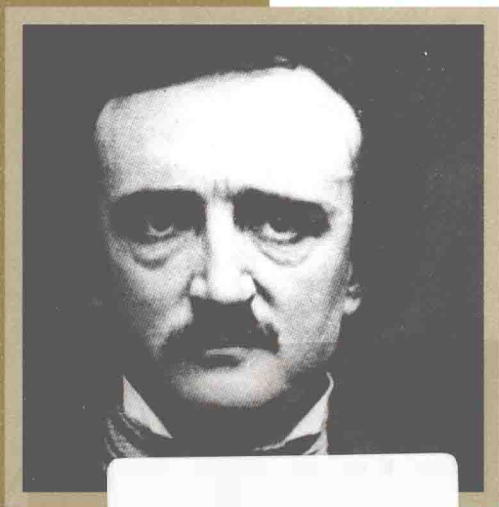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

〔美〕爱伦·坡 著

陈良廷 等 译

爱伦·坡



Edgar A Poe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

〔美〕爱伦·坡 著

陈良廷 等 译

爱伦·坡



Edgar Poe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. 爱伦·坡/(美)爱伦·坡著;陈良廷,徐汝椿,马爱农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
ISBN 978-7-02-010380-5

I. ①世… II. ①爱…②陈…③徐…④马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近代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66943号

责任编辑 翟 灿 张海香
装帧设计 柳 泉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14千字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9.25 插页2
印 数 1—8000
版 次 2010年4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380-5
定 价 2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前 言

萧伯纳曾称：“美国出了两个伟大的作家——埃德加·爱伦·坡和马克·吐温。”但是，在美国文学界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坡更加命途多舛的大作家了。他的一生大多在同命运搏斗的逆境中度过。一八四九年十月初，坡连续几天处于谵妄状态，弥留之际大呼“上帝保佑我！”就此饮恨以终。这一呼声凝聚了他对坎坷半世的悲愤。

坡的一生穷愁潦倒，不仅备尝辛劳忧患，而且受尽人间白眼，不断遭到明枪暗箭的中伤。无论生前死后，他在国内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，外界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。在了解他的人的心目中，他是杰出的诗人和天才的短篇小说家；但在那些对他的作品、人格和私生活抱有成见的人眼里，他却是叛逆和疯子，甚至是酒鬼和瘾君子。其实，根据大量材料看来，他对所爱的人始终和蔼可亲，一片至诚；只有对那些所恨的人，他才态度高傲，寸步不让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总是无可争辩的，他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出的贡献也是抹煞不了的。

爱伦·坡于一八〇九年一月十九日生在波士顿一个流浪艺人的家庭里。母亲原籍英国，名叫伊丽莎白·阿诺德·霍普金

斯，才貌双全，能歌善舞，演过不少莎士比亚名剧的女主角。父亲原籍爱尔兰，名叫大卫·坡，是巴尔的摩一个小商人的儿子，原学法律，爱上伊丽莎白后，改行演戏，夫妇双双奔走江湖，勉强糊口。他们生了三个孩子，埃德加是第二个儿子。为了挣钱养家，伊丽莎白在生下埃德加不满半个月就上台演出。大卫平庸无能，演戏不受欢迎，精神苦闷，就此喝上了酒。一天醉酒后和妻子口角，负气出走，竟不知所终。伊丽莎白一个人拖了三个幼儿随剧团流浪四方。一八一一年，她积劳成疾，一病不起，就此溘然长逝。当时埃德加仅三岁，由他的教父，里士满一个家道富裕的烟草出口商约翰·爱伦领养，并替他改姓为爱伦。但他对这个姓很不喜欢，成人后仍经常署名为埃德加·爱伦·坡。

他在短短一生写下的不少作品中，文学评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当时文坛上，除了詹姆斯·罗塞尔·洛威尔之外，几乎无人可与颉颃。洛威尔一向不轻易赞扬别人，却把坡誉为“最有识见、最富哲理的大无畏评论家”。当代文学评论家埃德蒙·威尔逊也称“坡的文学评论确实是美国文坛上空前的杰作”。

他一向主张“为艺术而艺术”。他的艺术主张几乎贯串于他的所有作品中，包括诗歌、短篇小说和论文。在这些作品中，他声称“一切艺术的目的是娱乐，不是真理”。他认为“在诗歌中只有创造美——超凡绝尘的美才是引起乐趣的正当途径。音乐是诗歌不可缺少的成分，对诗人力求表现超凡绝尘的美尤其重要。而在故事写作方面，艺术家就不妨力图制造惊险、恐怖和强烈情感的效果。而且每篇作品都应该收到一种效果”。

他的独创性论文如《写作的哲学》（1846），《诗歌原理》（1850），评论霍桑《古老的故事》，评论朗费罗、柯尔律治、华兹华斯、丁尼生等人的诗歌，以及评论狄更斯《老古玩店》等的作

品都显示了他的精辟见解,至今仍被视为文艺批评的典范之作。

坡的诗歌虽然传世的只有五十首,但他却是举世公认的美国大诗人,他也认为自己主要是个诗人。对他来说,写诗本身不是一种目的,而是表现一股强烈感情,表现美的节奏。他诗兴最旺的时期有两个阶段,一是他同弗吉尼亚结婚前,一是晚年。但他的诗歌范围狭窄,大多表现内心活动,主题除了爱情就是死亡、幻灭和伤悼,调子凄凉,色彩阴暗。他认为只有美和死的紧密结合才能表现诗趣。坡作诗总是力图借用文字的暗喻、音调和意境、内容的含义来打动读者。后世的 T. S. 艾略特同他在这方面有共同之处。法国的象征派诗人则把他的实验大大发展了。应该说他对二十世纪的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很大的。他的写诗方法带有现代色彩,但作品中也流露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风格。《乌鸦》一诗经过多次修改,初稿与定稿迥然不同,内容与形式和谐一致,《钟声》一诗情调凄凉,《致海伦》、《献给母亲》、《安娜贝·莉》等诗至情流露,都早有定评,洵为颓废派诗歌的代表作。

虽然华盛顿·欧文写短篇小说的时间比他早,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他是美国短篇小说发展史上的开拓者。据 E. C. 斯丹德曼和 J. M. 罗伯逊等文艺评论家认为,坡作为短篇小说家,其成就特别值得注意。

他的短篇小说和诗歌一样,也都不受时间限制。这些作品内容都脱离现实,没有活生生的人物。有些作品与其说是小说,不如说是诗歌。如《艾蕾奥瑙拉》简直就是诗。而且他的短篇小说题材也同样狭窄。后世编选集者把他的作品归纳为好几大类,有幻想小说、恐怖小说、死亡小说、复仇及凶杀小说、推理小说等。也有人用另一种方法,分为死亡传奇、旧世界传奇、道德故事、拟科学故事、推理故事等。不管怎么归纳分类,这些作品

都是根据爱伦·坡毕生信奉的短篇小说作法创作的。坡再三强调的就是“在短篇小说这种文艺形式里,每一事件,每一描写细节,甚至一字一句都应当收到一定的统一效果,一个预想中的效果,印象主义的效果”。他事先选定了要制造的效果,然后,精心雕琢,拼命堆砌辞藻,进而不厌其烦地描写一个个细节,巧妙地表现了他那永恒的主题:美的幻灭、死亡的恐怖、忧郁的恐怖、对怪异现象的疑惧。大部分作品的中心人物只有两个——坡本人和注定要死或已经亡故的母亲或妻子。不管这个人物叫威廉·威尔逊也好,叫劳德立克·鄂榭也好,都是作者本人的自我写照。甚至那个受尽鄙视的瘸腿侏儒跳蛙,也是坡借以向伤害过他的人报仇雪耻的化身。

他一生写了六七十个短篇小说,虽然只写了四五篇推理小说(侦探小说),但是举世公认为推理小说的鼻祖。代表作《毛格街血案》、《玛丽·罗热疑案》和《金甲虫》都被奉为这类小说的嚆矢,对后世具有很大影响。他塑造的业余侦探杜宾的形象,可以说是柯南道尔笔下福尔摩斯的前辈。研究侦探小说的专家霍华德·海克雷夫特认为,“这个杜宾也是坡的自我理想化身,因为他自幼聪颖异常,处处想表现自己的优越,所以就把杜宾写成具有超人智力、观察入微、料事如神的理想人物,为了衬托他的了不起,又借一个对他无限钦佩、相形见绌的朋友来叙述他的事迹。此外还写了头脑愚钝、动机虽好而屡犯错误的警探作为对比。作案地点一般安排在锁得严严实密的暗室;埋藏赃物罪证则用明显得出人意料的方法;破案过程运用逻辑严谨、设身处地的推理(今称作心理学);然后有条不紊地迫使罪犯就范归案;最终再由主人公洋洋自得、滔滔不绝地解释其全过程。这已成为坡写侦探小说的模式”。而这一模式在一百四十年来已成为全世界各国侦探小说家竞相师法,不少这类作品都是步他后

尘,脱不了这个窠臼。

坡写的恐怖、惊险故事带有哥特式传奇的色彩。他以绚丽的文笔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富丽奢华,死亡的苦痛就隐藏在这种富丽奢华中,故事的离奇,气氛、色彩的渲染都不愧为大师手笔。就结构而论,这类小说中写得最精彩的当推《鄂榭府崩溃记》,写了死尸复活,曾被列入世界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之一。全篇毫无主题以外的蔓枝败叶,巨厦、巨厦主人、荒凉的景色、凄冷的秋天都和谐一致,文笔色调与主题也相符,作者以冷漠瑰丽的文笔一气呵成。结构紧凑,气氛阴森。作者把大家置身在深夜的一间房内,起初听到患癫痫病而亡的少女在棺材里醒来的微弱挣扎声,继而听到棺裂磔磔,俄而只见形销骨立的少女披着血迹斑斑的寿衣出现在眼前。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固然荒诞无稽,但仍有一股恐怖的魅力紧紧攫住读者。

说到恐怖魅力,在他写的海洋故事里也很突出,这类小说写法别具一格。《瓶中手稿》写在热带海洋上遇险,碰到鬼船。写得有声有色,活龙活现,险象环生,引人入胜,但又有科学根据,使人信服。后世出现的航海小说多少有模仿他的痕迹。法国的凡尔纳的作品,英国的威尔斯的早期作品,无一不是在坡这一传统下写成的。

这种恐怖魅力还贯串在他写的复仇和凶杀一类题材的故事里。《黑猫》属这一个类型,称得上现代的心理描写小说的先驱。它写得丝丝入扣,读了令人不寒而栗。作者写了杀人犯的犯罪心理及作案过程,但不是一般“凶杀小说”。虽则刻画了良心谴责,但不能列为“道德小说”或“寓言小说”的范畴。因为作者既无唆使人家作奸犯科之心,也无惩恶扬善之意。他只是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一种病态心理罢了。收到预期中的恐怖效果才是他的真正目的。《一桶白葡萄酒》和《跳蛙》这两篇写的是复

仇，有人认为他自恃才智出众，未获知遇，满腹牢骚，更兼命运不济，只得借助白日梦——写作，来对一切不公正的势力报复，所以从这方面来说，亦可以说是爱伦·坡不满情绪的自我发泄吧。

其实，坡对世界各国作家的影响还远远不止以上所举例子。俄国是最早翻译介绍坡作品的，据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就有坡作品的俄译本了，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就是受他影响很深的一个。在法国，他的影响就更大了，著名颓废派诗人波德莱尔用法文翻译了不少他的小说，文笔优美，风格神似，他的译本是最出色的典范。马拉梅则译了坡的诗歌。他们在坡逝世后都竭力捍卫他的事业，大力宣扬坡的文学成就。如魏尔兰、兰波以及其他象征派诗人都在他作品中受益匪浅。可以说，当时坡在欧洲，尤其是在俄国和法国的名声都比在美国更大，而且大大超过其他美国作家。在德国也有不少人研究坡的作品，甚至将他同本国的霍夫曼相提并论。意大利人最初从法译本了解坡的著作，不久就译成本国文字，传诵一时。西班牙大文豪伊巴涅斯在一九一九年甚至说坡是西班牙“精神上 and 文学上之父”。在拉丁美洲，他的影响也不小。在英国有很多人把坡的文学成就视为英国文学的一部分，有些文学史、小说史甚至因为他祖籍英国而把他当成英国作家来介绍，著名的爱伦·坡专家约翰·英格拉姆就是英国人。此外如丁尼生、斯温伯恩等大诗人都对他深为敬佩。无怪乎有人说，坡不仅是美国的，而且是世界的了。

爱伦·坡的作品给了世界文坛上这么多作家以重大影响，无庸讳言，他本人也同样受了世界上许多名作家的很大影响。最明显的是拜伦、雪莱、柯尔律治、德昆西、司各特、笛福、麦考莱、布尔威-利顿、迪斯雷里、霍夫曼等文学大师，在他身上都留下不同程度的影响。可以说，他继承了他们的传统，而又有所发挥创造。

总之,爱伦·坡不仅在美国文学史上,而且在整个英语国家的文学史上,乃至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。对于他的作品,我国虽早有过介绍,但真正系统的翻译和研究,近年才开始。愿本书能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奉献。

陈良廷

目 次

瓶中手稿	1
钟楼里的魔鬼	13
鄂榭府崩溃记	23
毛格街血案	44
玛丽·罗热疑案	80
金甲虫	128
黑猫	166
骗术	177
眼镜	189
提前埋葬	217
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	232
同木乃伊的对话	252
一桶白葡萄酒	269
跳蛙	277

瓶中手稿

没有一分钟好活了，
没什么好隐瞒的。^①

——基诺：《阿蒂斯》^②

我对祖国和家庭没什么可谈的。我受尽虐待，被迫离国，经过多年漂泊，跟家庭也疏远了。祖传家产供我受了不比寻常的教育，再加生性爱好思索，我才能把早年辛勤钻研、积记于胸的学问分门别类。德国伦理学家的学说尤其使我感到莫大的乐趣；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他们的雄辩狂有什么盲目崇拜，而是因为我认真思索的习惯，才能毫不费事地识破他们的虚伪。人家经常责备我天赋贫乏；缺乏幻想力成了我的一个罪名，我见解里的怀疑论调一向害得我声名狼藉。世人向来认为无论什么事的发生都跟形而下学的原理有关，甚至对根本毫无这种关系的事，也是这么看。说真的，恐怕我非常爱好形而下学，思想上才受到这时代中极其普遍的错误影响。总而言之，人人都跟我一样，容

① 原文是法文。

② 基诺(1635—1688)，法国戏剧家。以上引文出自他一六七四年写的歌剧《阿蒂斯》。

易迷信鬼火^①，根本脱离事实。我想，最好还是先来这么一番开场白，免得下文要说的这个荒诞故事，给人当作胡思乱想的鬼话，不当作一个从来不信空想也不会空想的人的实际经历。

我到国外旅行了多年，一八××年，在物产丰富、人口稠密的爪哇岛巴达维亚港^②搭了船，航行到巽他群岛^③的海面上去。在船上我是旅客身份，心里可没什么打算，只是感到鬼怪附身似的心惊肉跳、坐立不安才出了门。

我们乘的是条四百吨左右的漂亮帆船，船身箍着铜壳，是在孟买造的，用的是马拉巴^④麻栗木。船上装着拉克代夫群岛^⑤出产的皮棉和油类。还载着椰皮纤维、赤砂糖、酥油、椰子和三两箱鸦片。货物装载马虎，害得船身摇晃不定。

我们乘着一阵微风扬帆出海，好多天来一直沿着爪哇岛东海岸行驶，只是偶尔碰到几条小双桅船，从我们目的地——巽他群岛海面上开来，此外根本没什么新鲜事可以排遣旅途寂寞。

一天傍晚，我靠在船尾栏杆上面，看到西北角孤零零的有朵非常特别的云彩。我们离开了巴达维亚，还是头一回看到云彩，而且颜色那么鲜艳，才这么引人注目。我一直全神贯注地望着，等待太阳落海，这朵云彩顿时向东西两边扩展，在天际形成窄窄一道烟霞，看上去宛若一长列浅滩。随即一下子，暗红的月亮和异样的海景攫住我的注意力。海景瞬息万变，海水仿佛异乎寻常地透明。虽然海底看得清清楚楚，不料抛下测深锤，才知船在十五英寻深的海里。这时天气热得难熬，弥漫着袅袅暑气，正跟

① 原文是拉丁文，转义为“空中楼阁”或“妄想”。

② 巴达维亚港，即今之雅加达。

③ 巽他群岛，印度尼西亚沿海的主要岛屿。

④ 马拉巴，印度西南海岸地区。

⑤ 拉克代夫群岛，在印度西海岸阿拉伯海中。



火烫的铁块上冒出的热气一般。随着夜色降临,风丝渐渐消失了,四下里风平浪静,简直想象不出有多静。船尾上点着支蜡烛,一点都看不出火焰跳动,指头捻着根发丝,也看不出飘拂。船长却说看不出有什么凶兆,我们这条船刚漂往岸边,他竟下令卷起风帆,抛下铁锚。也没派人值班守夜;船上水手多半是马来人,不慌不忙地在甲板上摊手摊脚睡了。我走进舱里——心头不无某种大祸临头的预感。说真的,眼见这一切情况,我实在担心来阵热风暴。我把心事讲给船长听;谁知他竟理都不理,连句回话都不给就走了。可是,我坐立不安,睡都睡不着,大约到了半夜时分,就走到舱外。刚踩上后甲板楼梯上面一级,就听得嗡嗡一阵巨响,恰如水车飞快转动的声音,我不由吓了一跳,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,就发现船身震动不已。一眨眼工夫,滔滔白浪差点把船掀翻,一浪接一浪地冲洗着整条船,全船甲板从头到尾都给淹没了。

这阵来势汹涌的疾风,多半倒成了这条船的救星。虽然船身完全进了水,可是由于桅杆折断,落在船外,转眼间,船身好生费力地从海里慢慢浮起,在暴风无比威力的肆虐下,摇晃了一阵,终于摆平了。

我凭什么奇迹才没送命,自己也说不上。我给海水打昏过去,等到苏醒过来,才见身子卡在船尾柱和舵当中。费尽力气,才站起身,头昏眼花地朝四下看看,顿时想起我们的船原来在滚滚巨浪中,给卷进了排山倒海、汹涌澎湃的大洋的漩涡里,这漩涡真可怕极了,简直想象不出有多可怕。过了片刻,耳边听得一个瑞典老头的声音,他是在我们离港时跟着一起上船的。我用尽力气,大声喊他,他马上踉踉跄跄地走到船尾来了。不久才知道只有我们两人逃出了这场浩劫。船上其他的人全给扫到海里去了;船长和大副二副准在睡梦中惨遭没顶,因为船舱里全都积

满了水。没人帮忙,可休想保住船,何况开头我们时时刻刻都以为船要沉下去,竟吓得浑身瘫痪。不消说,台风乍起时锚索就跟线一样给刮断了,不然早就一下子翻了船。我们这条船飞也似的在海浪前掠过,海水迎面冲洗着甲板,竟没把我们卷走。船尾骨架打得粉碎,几乎到处都受到巨大损伤;幸好抽水机没出毛病,压舱物也没抛掉多少,真是令人喜出望外。疾风主力已经过去,虽然明知道这阵狂风没什么危险,但还是垂头丧气地盼望风暴完全停止;我们确信,像这样破破烂烂的一条船,势必会葬身在接踵而来的滔天巨浪里。不过好在这层有充分根据的忧虑看来还根本不会马上成为事实。我们花了不少周折,才从水手舱里弄来一点点赤砂糖,整整五天五夜,就光靠吃糖充饥。在这五天里,我们这条破船乘着势如破竹、一阵接着一阵的疾风,速度惊人地飞驰向前,这阵疾风虽不及头一阵热风暴那股冲劲猛烈,但我从没碰见这么厉害的暴风。开头四天,航向并没有什么变动,一直是东南偏南,准是笔直冲向新荷兰^①的海岸了。等到第五天,风向渐渐改变,更加偏北了,天气也冷到极点。太阳蒙着昏黄的光出来了,爬上水平线,只高出几分——发出有气无力的亮光。天上不见一朵云彩,可是风力有增无减,间歇不定、变化无常地怒号。约莫估计快到晌午时分,我们又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太阳的外表上了。太阳发不出光,所谓真正的光,只有一点昏沉红晕,可没有辐射热,仿佛所有的光都化掉了。还没落到滚滚大海里,太阳当中的火团就突然熄灭,恰似仓促间给什么神力吹灭了。单单剩下一轮朦胧银环,刹那间扎进深不可测的大洋里。

我们左等右等,等不到第六天来临——就我而言,那一天还没来,就瑞典佬而言,根本没来过。从此以后,我们就给笼罩在

^① 新荷兰,澳大利亚旧称。

一片漆黑中,离船二十步以外的东西全看不见。漫漫长夜继续包围着我们,即使海面上有早已在热带地方见惯的闪闪磷光,仍是一片黑暗。我们还看出暴风虽然威力不减地继续肆虐,却看不到一直追随左右、经常涌现的海涛或白浪。四下恐怖阴森,一团漆黑,浪涛起伏。瑞典老头心里越想越犯疑,怕得要死,我心里却一味纳闷。我们不去管船了,因为船坏得不能再坏,我们拼命牢牢抱住后桅残杆,不胜痛苦地看着一片汪洋大海,既没法子计算时间,也猜不出是在什么地方。可是,我们心里雪亮,知道是漂向南方,从前还没有一个航海家比我们漂得更远,一路上照说会碰到冰块阻碍,奇怪的是竟没碰到。这时间,每时每刻都是要人命的——一个个滔天巨浪都来势汹汹地像要淹死我们。滚滚洪涛远胜一切,我们没有立刻葬身海底,倒真是个奇迹。听了伙伴说船上载货不重,我才想起这条帆船质地优良;我虽抱着希望,却又感到绝望,悲观地准备送死,随着船一海里一海里地往前开,黑茫茫的大海就越来越阴森可怕,我还以为不出一个钟头定死无疑。我们时时给巨浪抛得半天高,吓得透不过气来——时时又给飞快地扔下水晶宫去,弄得头昏眼花,在水晶宫里,空气凝滞不动,没有声音吵醒海怪^①的好梦。

我们正掉进这么个深渊底下,猛听得黑暗里,阴森森地传来伙伴性急的一声叫。“瞧!瞧!”他喊道,声音直刺耳,“老天爷呐!瞧!瞧!”他正说着,我就看到一片昏沉的耀眼红光泻在我们那个巨坑四周,在甲板上射下一道忽明忽暗的光。抬眼一望,看到一番景象,吓得我魂不附体。只见头顶上高不可攀的地方,有艘巨型三桅船泊在急转直下的深渊边上,说不定有四千吨呢。这条船虽然屹立在一个比船身高出百倍的巨浪顶峰上,看上去

^① 按原文音译是“克拉肯”,相传是在挪威海中出现的怪物。